



主 编 曾武华
执行主编 黄 良 黄继聪
 朱海华
撰 文 黄海莲
摄 影 郑 翔 陈巧玲

目录

CONTENTS

- 1 序
- 2 紫谷：因山庄而美
- 10 濯石：小河从村里静静流过
- 18 街口：站在海边 倾听历史的回响
- 26 檀林：徜徉在老洋楼的风情中
- 34 围头：硝烟散尽 美丽重生
- 42 溜江：海阔天空 海岸线连接着乡情





50 潘湖：生长名士尚有村



58 运伙：昔日老区据点 今朝世外桃源



66 紫星：有多少谜未露真颜



74 塘东：古朴安宁 悠然自得



82 龙王：道不尽古往今来



90 钱坡：翰墨更比花草香



98 姜排：渔歌声中排球“飞”



106 科任：海景与传说的沧桑



114 白沙：轻吟细浪海清间



122 灵水：山水毓秀孕奇珍

- 130 河洲：盐与海的传说
- 136 鲁东：从历史深处走来
- 144 后山：山与海的情怀
- 152 南春：晋南古地春意浓
- 160 苏内：故事从华表山开始
- 168 梧坡：淡尽往事 飘香今昔
- 176 蔡厓：宁静就在闹市转角处
- 184 埭边：那一曲轻轻吟唱的侨之歌
- 192 亭顶：田园牧歌 静诉往事
- 200 后记



序

也是纪念

去年底前，海华就不时提起出书之事，我不以为意。

出书于我而言是件神圣的事，报纸才办一年多，虽说长得快，但毕竟还是个“婴儿”，副刊就想出书？

年初，再提此事时，《晋江经济报·地理》的“特色乡村行”已刊发 20 多期，厚厚的一叠。我忽然意识到，不知不觉我们这几十近百号人，在晋江已快两年。感慨时间的无情，也觉得该尝试留下点什么。

然而新闻毕竟是易碎的，虽然忠实地记录着历史，但最长的生命也就一天，过去了就得从头再来。把登过的东西集结出版，更多的是自娱自乐，似与别人无关。

于是，我认认真真地阅读我们的“地理”。2006 年 6 月开设至今的“特色乡村行”，才发现晋江还真是个有文化、有特色的所在。吴越文化、中原文化、海洋文化，碰撞出“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”的人文景观，散落在晋江 93 个社区，293 个村，显露出不一样的人物、传说、民俗、古迹和自然景观。记者的笔是勤快的，可能文化内涵还不够，文笔不够流畅老辣，却是用无数个夜晚熬出的“原生态”文字；记者的镜头是勤快的，在尽量发现新的角度；编者们的认真的，时间如此仓促，还能一丝不苟；市文联很热心，促成此事让我也下了决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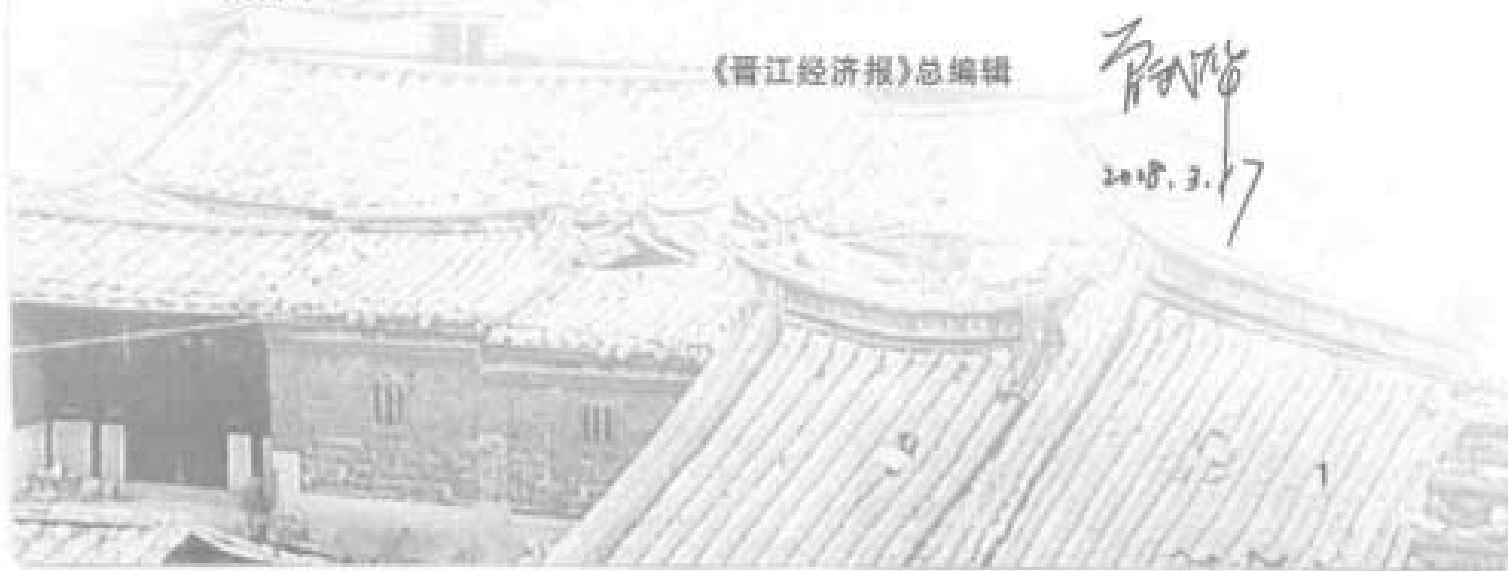
何必苛求呢，只要我们尽力了，尽管还很粗糙，也是一份果实，一份纪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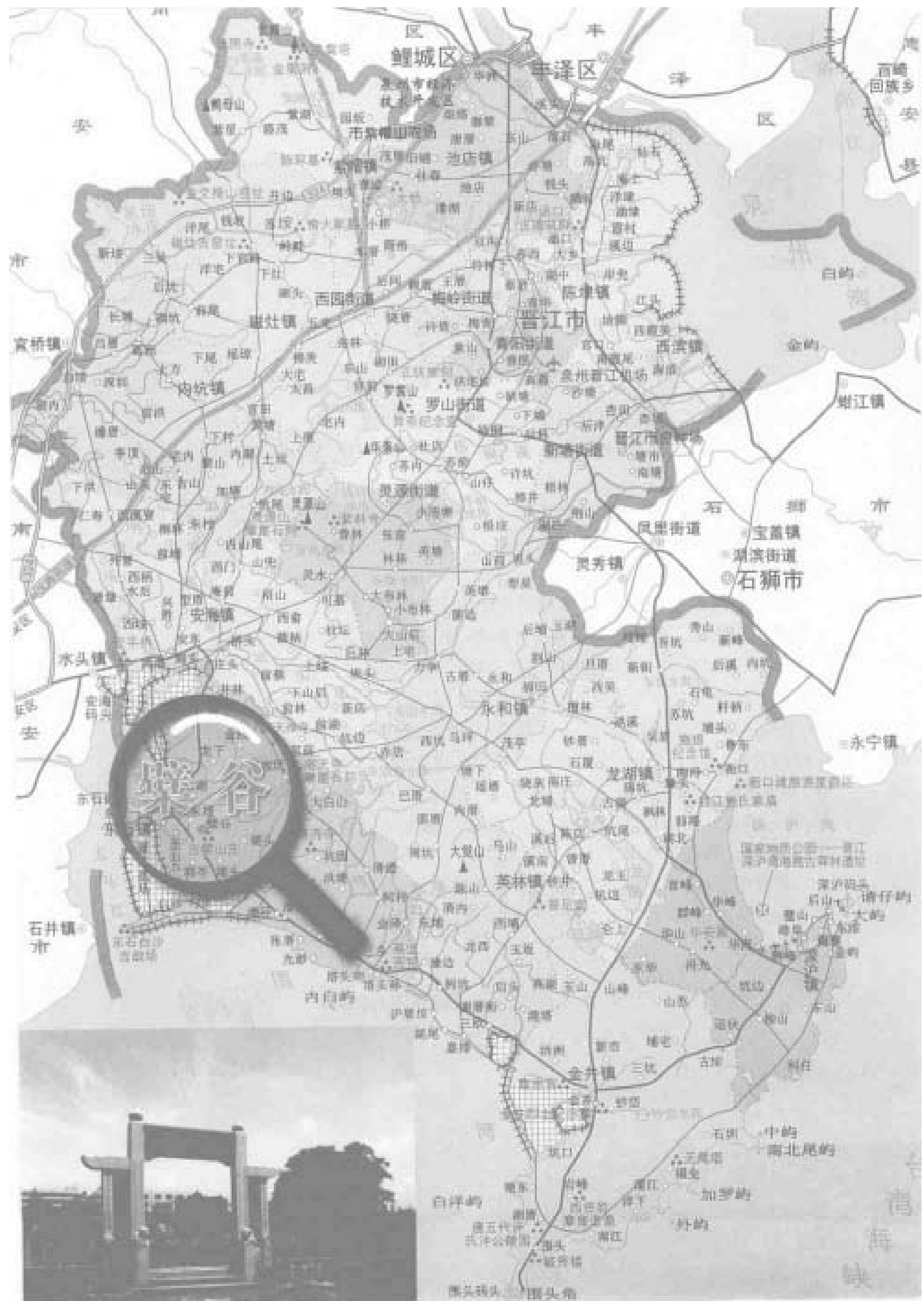
期待从此以后，有更多的果实，挂在《晋江经济报》这株渐渐长大的树上。

是为序。

《晋江经济报》总编辑

李海华
2008.3.17







槩谷 因山庄而美

槩谷村位于晋江东石镇的东部，现有人口 4000 多人，是泉南著名的黄姓大村落。黄姓人徙居此地始于宋代。古地名叫“唐家庄”。黄姓人迁入后因撰其地“槩阴谷曲”改称为“槩谷”。现在，槩谷村有泉南著名的黄氏大祠堂、古槩山庄、极乐堂等古迹。村中重教兴文，历代人才辈出，明有户部尚书黄景昉，清有左都督黄张国，今有著名画家黄达德……村民业余时爱好书法，村中文风昌盛。

【风物】

那座村民心中的花园

文武状元题写山门

“髯谷村里有一个地方非去不可，那就是‘古髯山庄’，村里人都习惯把它叫做‘花园’。”

晋江市东石镇政府退休老干部陈天界是个热心人，在我们刚到髯谷村的时候，就这样对我们说。其实，古髯山庄早就名声在外，当年华侨实业家黄秀焯花费 25 万银元，用 3 年的时间来建造这座山庄时便已轰动一时。在来髯谷村之前，我就已从书上了解到山庄的宏大规模和特色，并被其吸引。此行目的之一就是想去亲眼见识一下这个被村民们称之为“花园”的庄园。

在陈天界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了山庄。在门口，一眼就看到山门上刻着“黄氏髯庄”四个大字，是清光绪年间状元张謇的手笔，而两边的柱联写着“仰峙吴山俯环石井，远承髯谷近接松庵”，为清朝武状元黄培松所书。能让文武状元为山门题联，山庄的与众不同便可窥一斑。

拾级而上，进入山门有一处庭院，循庭院而走便是山庄的正门，大匾之上是清朝皇帝宣统的老师陈宝森所题的“古髯山庄”。跨进正门，即为内庭，迎面而来的是一片半月形的荷花池，池中荷花开得正艳。再登几





方一个谜了。

级台阶，便是黄秀琼家族墓室所在的墓庭，共有 10 座墓室。墓室露出地面，乳白的花岗石叠成塔形，具有明显的西洋墓群特征，但墓埕、墓甬及墓碑却具有中国特色，中西风格完美结合。墓庭的四周走道回环，路边种满了山梨、龙胆等果树，而“幽远山居”、“棠荫楼”、“景庵”、“息庐”四座建筑分立四角，其建筑特色各异，北面的“棠荫楼”是罗马建筑风格，西面的“景庵”是汉蒙建筑合璧的产物，正东面的“息庐”为较简随的中式瓦瓦小屋，西南边的“幽远山居”是阿拉伯建筑式样，但其前廊柱却具有中国风貌。

引起我们注意的是，黄秀琼墓室前后左右共有四座墓室的墓碑上空空无字，他们是谁呢？为什么连名字都没有留下？从墓室的位置看，离黄秀琼墓室都很接近，显然是重要之人。陈天界告诉我们，村里一直传说那些是黄秀琼的妾室，没有名分，所以，墓碑上没有字。但即使没有名分，名字总该是可以留下的吧？或者会不会是空墓？……诸多的疑问无人解答，陈天界说，这也许将成

石刻风流

大致参观了一下山庄的全貌，我们便停留在“幽远山居”，那里有我们此行最想探知的石刻。

山庄里最珍贵的文物就是这“幽远山居”与“景庵”四壁所装嵌的近代名人题咏诗作真迹石刻，这些石刻均采用长约 45 厘米、宽 30 厘米的黑页岩雕成，共计 190 余方，为 180 多位当代名家所题，分为序、记、铭、赞、诗、词、跋、联。这些石刻大部分至今仍保存着。

在“幽远山居”内，我们看到了古翠山庄全景图石刻 1 方，还有众多民国时期名人的题词 118 方，其中，有近现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题云：“睡弃形家说，清森翠荫楼。生原敦孝弟，死亦共春秋。大地群阳战，仁心能骨收。使君重风义，家国泪横流。”其于体行帖结合，潇洒飘逸，颇有东坡豪气。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也为其题词“翠灵毓秀”，楷书端庄秀丽，类赵孟頫神韵。此外，题咏的名人尚有章太炎、唐有为、梁启超、江春霖、林纾、吴昌硕等，泉州名士有林暹、曾适、黄呈豹等。名家济济，真草隶篆，各种字体兼备，颜柳欧虞，各呈异彩，堪称近代书法大全。

在“棠荫楼”的堂内，一块刻有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于民国五年九月题写“急公好义”的楠金石刻匾额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



原来，黄秀浪乐善公益事业，独资修葺泉州开元寺的东西塔，与陈宝琛、李功藏等人为“创办漳厦铁路不遗余力地四出鼓吹宣传，一时投资者多至巨万”，帮忙修建村落大道，从菲律宾运来大批龙眼树和优良的粟种分赠给乡民，并号召村民绿化，注重村民文明教化。同时，他怜恤孤寡，救济济困……因此，获得了大总统的嘉禾勋章和这个“急公好义”的匾额。在“景崧”的正堂，我们又看到了黎元洪写下的“热心公益”匾，并印有“荣典之玺”的图章。

所有的这些，包括山门处的对联石刻，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，简直就是无价之宝，难怪大家都说这里是书法爱好者的胜地了。

偶见石刻原拓本真面目

据说，黄秀浪在世时来不及拓印山庄中的石刻墨宝，直到他逝世7年后，也就是1932年，才由他的儿子摹拓成册，分赠亲友。但当时，究竟拓印了多少本，现在又存有多少？无人知晓。现在，若是能看到原始的原拓本，该有多好！

临近正午，太阳火辣辣的，晒得我们口干舌燥，正巧山庄大门对面的人家正在古井边洗大西瓜，于是，向她买了西瓜，并借其家中休息聊天，向主人打听起这事儿来。

没想到主人还未回答，陈天界就笑了：“我在这里就看到过原始的原拓本。”原来，这户主人的一位好朋友家里竟收藏着一份。我们试探着问可否去看看，主人家说帮忙联系看看，几经周折后，我们见到了收藏有原始拓本、朴实憨厚的黄秀达。当我们说明来意后，黄秀达起先沉默了许久，没有说有，也没有说没有。看着我们期盼的眼神，终是让女儿进去拿了出來。

漆红的木盒子，轻轻打开盖子，里面一本发黄的拓本展现在眼前。轻轻取出来翻开，黑色底白色字，清晰明了。追问黄秀达是如何得到这本拓本时，他笑而不语，倒是身边的妻子说了起来。原来，黄秀达61岁了，1964年，他是一个年轻的民兵，晚上经常要站岗。那时，破旧立新的风刮得到处都是，民兵部里存放着许多收缴回来准备销毁的书籍。有一天，黄秀达在民兵部看到了这本拓本，



虽然他识字，但拓本前几页的画他却认得，那是古麓山庄的图。从小生活在山庄旁边的他对山庄有着说不出的情感，觉得毁掉了很可惜。拓本大而厚实，于是，他灵机一动，以“拿回来作枕头”为由将这本拓本收藏了起来。

正是得益于他的灵机一动，这本拓本逃离了被销毁的命运，幸运地得以保存下来。而此时，我们才得以见到这珍贵的拓本。



【乡情】

重教兴文世代相袭

在聚谷村村委会，我们偶遇了在村中德高望重的黄呈江老人。

黄呈江是附近远近闻名的书法家，他刚从外地回来，并带过了他为朋友书写的对联。我们有幸一睹他的杰作。他说，村里自古有学习书法的风气，书法写得好的人非常的多，而且，什么样的字体和手法都有。他笑言自己擅长写大字，喜欢拿着毛笔享受那种挥毫泼墨的感觉。而村中另一个老人则恰恰相反，老人叫黄运斌，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，许多黄氏家谱都出自他的手笔呢。

聚谷村自古重教兴文，文风昌盛。历史上出了很多名人，特别是明清两代，更是英才辈出，群星灿烂，明代有官至山西布政司左参政黄润、户部主事黄玄复、户部尚书黄景昉，清代有左都督黄张因等等，近代以来，聚谷村民传承先人博文、尚礼、求进之遗训，优秀人物层出不穷，像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黄勇、泉州西院原院长黄达鸿、中央歌剧院副院长黄奇石等等。黄呈江老人特意带我们到黄氏大宗祠感受聚谷村文风之盛。

在大祠堂众多的官位牌匾中，悬挂着一排排整齐的书法作品。黄呈江老人说：“这些都是村里的人书写的明朝户部尚书黄景昉诗词的书法作品。”他指着一幅写着“为有慈母训，于焉赴远游”的作品说，“这是我抄写的黄景昉为徐霞客远游之事写给皇帝的奏书。”原来，这里还有一个传说。当年，徐霞客准备远游之时，家中尚有一老母亲。皇帝因此不批准他出门远游，认为他丢下老母亲一人在家，是不守孝道的行为。为此，黄景昉替徐霞客写下这句“为有慈母训，于焉赴远游”的奏书呈交皇帝，说明徐霞客远游之举乃是奉了母亲慈训，皇帝才批准了徐霞客的远行计划。

当然，这是额外故事，但黄景昉作为一朝户部尚书、大学士，本身著有《馆阁旧事》、《读史质疑》、《古今明史记》等 10 余部著作，而他本身对家乡文风教化起了很大影响。我们在聚谷村内依然可以感受得到浓郁文风扑面而来的气息。

黄秀娘是古聚山庄的主人，他动巨资 25 万银元，历时 3 年营建山庄。山庄规划宏大，中西结合，广邀各界名士为山庄题词，使得山庄文化内涵丰博。他热心家乡公益，深受乡民爱戴。现今，民间还流传着他创业发迹的故事。

据说，黄秀娘小时候非常聪明。家穷，他无法读书，经常跑到村里的私塾窗前去偷听，学生念不出来的，他已经能够背得出来了。私塾先生知道了，很惊奇，准他免费随读。

但是，没读一年半载，因生活艰辛，日食难度，他不得不跟随一帮穷苦乡亲漂洋过海到菲律宾谋生去了。由于他为人忠厚老实，办事机智得体，被一个姓林的商人收容下来，在米店当了一员杂差。这姓林的商人资本不多，还不是这个埠头的总垄断。这里的米价起起落落，全由一个姓陈的号称“米王”的大老板来控制。

有一天，黄秀娘照米店林老板的差使，到“米王”陈某那里去探听近日米价行情。大清早的，“米王”还未起床，黄秀娘是个杂差，哪里不晓得规矩呢，不敢去吵扰他，和平时一样，静静地坐在客厅里等待。黄秀娘是个做粗活的人，坐不住，也闲不住。他看见这个客厅满地都是香烟蒂、水果皮，很不顺眼，便拿起扫帚，打扫起来。三抹两扫，在一张沙发椅底下扫出一张纸条来。按他在林老板家中的习惯，凡是发现比较异样的纸张，总要拿起来看一看，分清有用无用——这是林老板给他的规矩。出于职业上养成的习惯，黄秀娘便把这张纸条摊开，过了一眼，只见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“子在陈”三个字。凭他小时候在私塾听书的回忆，他知道这“子在陈”是出自《论语》。只是“子在陈”，为什么会跑到“米王”这客厅上来呢？他想了想，猜测一定和生意有关。想着想着，像发现了什么天机秘密，不觉“啊——”地惊叫了一声……

黄秀娘见“米王”还没出来，也不再打搅他，转身大步转回自己的店中。见了林老板，几乎上气接不了下气，一手从口袋中拿出那纸条，作了一揖，美美地递文过去。

林老板以为“米王”送来什么“暗机”，赶快将纸条摊开一看，虽然读得出“子在陈”这三个字，可是，却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他眉头一皱，说：“你要什么把戏呀？”

黄秀娘看见店中伙计们进进出出，不便告诉，一手拉着老板到内室，说：“今日走得太慌了，要先吃你一杯香茶，再说如何？”

大家都知道，这林老板的香茶，是选自家乡上等的“铁观音”。因购米不易，在这个埠头，被大家看为比高丽参还要贵重的奇品，不是上流人物，谁也没那福气喝上一口的。就是他店中的总管、记账先生这尊最为得力的心腹人物，能冲一冲他泡过的茶和尝一尝，已经算是万幸，很神气的了！

古聚山庄主人黄秀娘



眼前，林老板看见这个年轻人开口要香茶，不知他到哪里向雷公借了担来，葫芦里装啥药呢？想来必有原因！于是，他亲手沏了一泡又浓又香的正品铁观音茶，叫他慢慢享用……黄秀娘看见老板用了这样的礼数招待，很是感激，在讲过拾纸条的经过后，他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看这纸条，准是商场的暗号，推测起来，往后米价必定不断上涨啊！不才想来，不如吩咐店中伙计，先停止出售，再就是多派一些人手到其他埠头尽量购米，银钱不足，以老板名义先去借货，不知你的意见怎样？”

原来，黄秀娘这后生家虽然是个杂差，一部《四书》却能背得滚瓜烂熟。加上他天性聪明，不像别人那样“之乎者也”尽念书歌，而是读过一句，能解得一句，读完一篇，能解释一篇。“子在陈”这三个字的来路，他早就知道出自《论语》里面的“在陈绝粮……”这段文字上了！故事是说孔子和他的弟子周游列国的时候，从陈国去蔡国的路上，被陈国的人包围，绝了粮草……

根据纸条上看，他认为“子在陈”是隐去了后面“绝粮”两字不说。看来，今年年景不好，灾害多，乡间各地的稻谷，一定歉收，往后，米价必然会暴涨。“子在陈”，完全是暗示“米王”快快把大米囤积起来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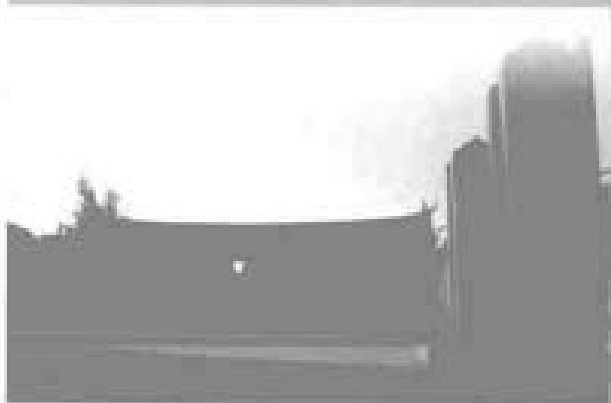
林老板听了黄秀娘这番解释，句句牵动五脏六腑，欢喜得眼泪都流出来了，把他紧紧拉住，说：“你是我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！观世音菩萨哪！”随后，他便按照黄秀娘说的去办，结果发了大财。

为了感谢黄秀娘的帮助，林老板送他一笔款，让他也自己开店当老板。几年后，黄秀娘的生意不断发展，成了菲律宾首富，名震南洋群岛。后来，知道底细的人，开玩笑地说：“‘子在陈’，不是‘绝粮’，而是‘发财’呀！”故事也就渐渐在南洋和闽南侨乡远传开来了。

【本章节摄影：曾文宾】

【链接】

黄氏大宗祠



位于张谷村中心位置，张谷村村委旁边。在东南，人们谈到祠堂常常说“塘东村，张谷大”，乃是时当地两座名祠的简称，其中，“张谷大”即赞叹张谷黄氏祠堂规模之大之雄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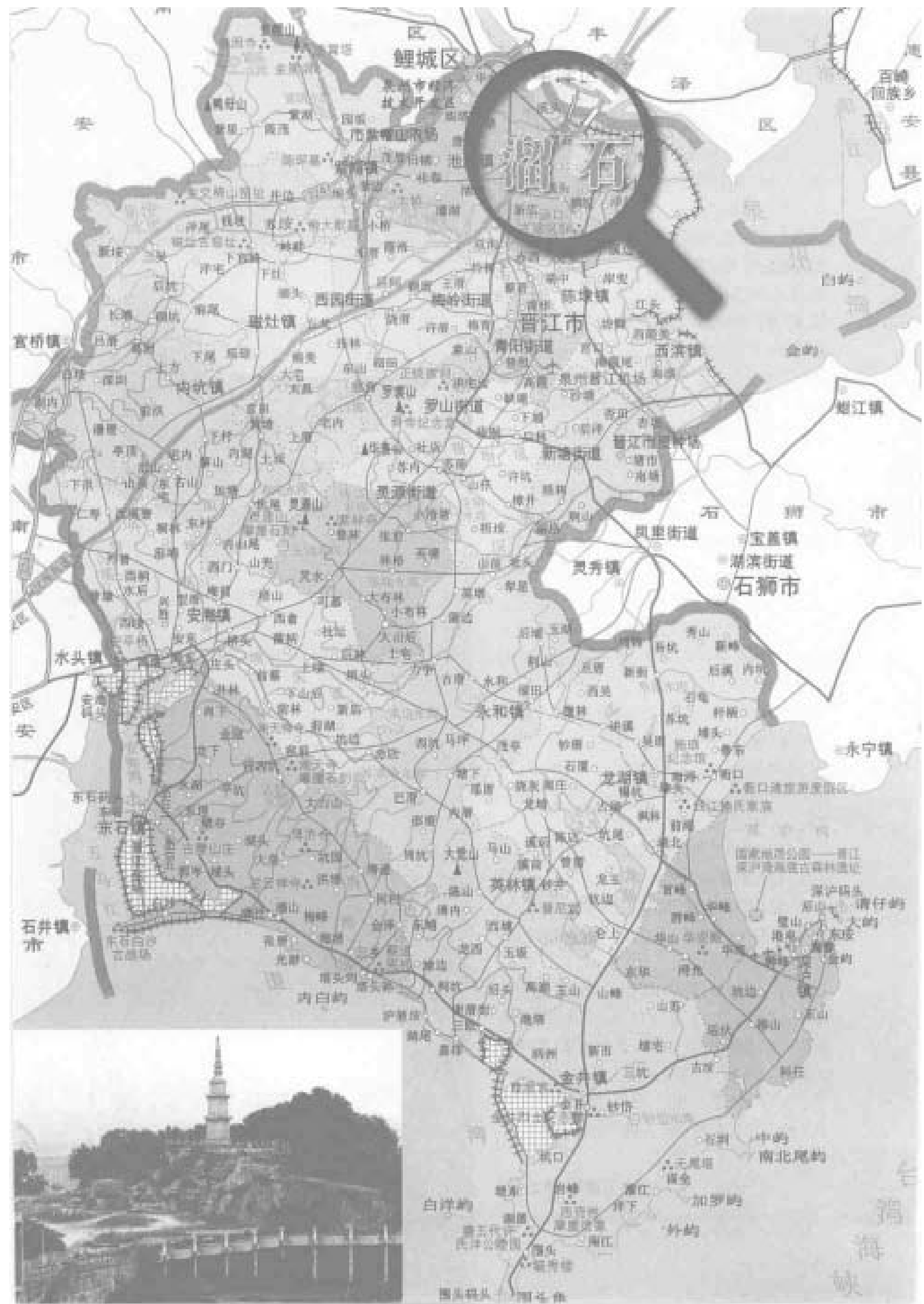
张谷村黄氏宗祠始建于南宋淳熙十年（1183年），占地面积3200平方米（48亩），祠堂建筑坐北朝南，由多间大殿、门、庭、天井、庭廊、花厅大堂、拜堂等组成。前面还有个24米的7层大牌，第四层建有宝天拜亭一座，曰“接官亭”。祠堂共有柱72支，整体为抬梁式木结构。

祠堂建筑雄伟气势恢宏，拜殿堂皇，中门两边立有大石柱，喻示家族历史上朝官显赫。祠堂主体为二进中天井格式，宽广的天井及庄严气派的厅堂令人肃然起敬。大厅里悬挂有“父子进士”、“官保宰相”、“高枕传香”、“大魏国”、“提督学政”、“侍郎”、“翰林”、“文魁”等20多方对联匾。记述着张谷黄氏先祖的丰功伟绩。

张谷黄氏祠堂已被列为晋江市文物保护单位，为福建名祠之一。

极乐堂

位于张谷村西南畔，始建于唐代，史书记为翰林院仕官员所建供奉观音菩萨。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古庙。极乐堂现存最早的建筑部分是古石山门，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有碑记为证。





溜石

小河从村里静静流过

策划“特色乡村行”这个专题的时候，许多人和我提到了溜石，于是，怀着好奇之心前往晋江池店镇溜石村，却意外发现它与人们口中的“溜石”不尽相同。

原来，人们口中的“溜石”指的是“大溜石”。大溜石在宋代称为和风里，明清时属于三十都，现辖于池店镇，分溜石、溪头、霞裡三个村。现在的“溜石村”沿用原村名至今，成了人们口中的“小溜石”。

据晋江县志记载，溜石自古享有盛名，不仅是“郡滨入海第一门户”，历代扼守泉州城南的军事要塞，而且是泉州通往晋江东南沿海的交通枢纽，明代大型建筑海岸长堤的首站。宋代先民开渠道，修陡门，“内积山之源流，外隔海之潮汐”，灌溉晋东平原的金鸡古堤的源头，便始自溜石。

如今，大溜石虽已分成三个村，但这三个村紧紧相连，不分彼此，民风民俗皆无区分，且多以“朱”姓为村中大姓。我们在村中行走，常常是左脚在溪头村，右脚在溜石村，村与村并无距离之分，仿若还是当时的大溜石，浑然一体。



【乡情】

古渡塔影



溜石与泉州市区一江之隔，历代以来，乡民皆以捕鱼为生。在晋江南岸的入海口，有个古渡口，码头很小，却历史久远。宋元时期，泉州刺桐港海外交通发达，泉州港往来船只进入晋江水域，必定要驶进这个码头。可以想象，那时的溜石古渡口是怎样一番舟楫拥挤、货物如山的繁忙景象。它目睹了溜石村的兴衰，也带来了许多的故事。如今，这个古渡口虽已无当年的风光，却依然默默守于岸边，继续着它的使命。

我们漫步古渡边，希望能寻找到当年的印迹。江海交界的风带着丝丝的寒意吹拂脸上，几十条小渔船静静地靠在退了潮的岸边。江水在古渡头那块被冲击得光滑无比的大石头四周汹涌着，石头上有四五个人大的坑洞，仿是当年的挂锚处。不远处，两个老渔人正在修补一条已经满是破败的渔船。我们走近，与老渔人攀谈起老渡口的历史，老人眯起眼，看着明晃晃的江面，沉默许久说：“以前，渔村的人出门打鱼，到泉州经商，下南洋都从这个渡口走。如今，建了桥，走的人少了，只有打鱼的人还守着这渡口。”

“要知道这个渡口有多久的历史，看看那座塔就知道了。塔还没有建的时候，渡口就带繁荣了。”老人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塔说道。那是江上塔，村民都叫它“溜石塔”，建在村中唯一的一座山上。山叫高甲山，因山在海边孤耸而名，如同海天砥柱，成立于晋江入海口。村里人亦习惯称之为“溜石山”。江上塔建于明万历年间，高耸于高甲山上，是仿楼阁式的古塔。村里的朱建国老人告诉我们，此塔被传为镇江之风水宝塔，与六胜塔、姑嫂塔并列泉州三塔，曾经是泉州港最重要的航标之一。现在的江上塔成了溜石的标志，也成了晋江南岸一处亮丽的风景。

听闻石塔四周有数块记录当年建塔历史的石刻，我们绕着石塔周围找寻，未果。正懊恼之际，朱建国老人说：“以前，山上还有一口井，叫‘王皇井’，虽在海边，但井水甘甜可口，用它来酿造的豆豉、酱料无论搁多久都不会变质。后来被填了……”言语间，惋惜阵阵。我们查阅了相关记载，果然，《闽书》载：高甲山“山有水井方广丈余，海潮至，清泉不杂，色莹味甘。”看来，江上塔周边还有许多值得去玩味的所在，而我们



所知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。

登上高甲山，在古塔边，凭栏远眺，视野开阔。隔岸的泉州市区高楼入云，近处江边草滩上水牛欢逐。而站在刺桐大桥向古塔眺望，塔影丛丛，映照著蓝天白云，塔下古渡口渡船轻摇，如水墨山水般清灵。

那一隅水乡之韵

去溜石的时候，热心读者朱文贤早早便在村口等我们，他是溪头村人，大溜石著名的江上塔和南岳庙现都在溪头村的管辖范围内，因此，他对这些古迹都颇为熟悉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我们沿村中公路一路向前。路旁一条小河与路向同一方向延伸，不宽也不窄，河水缓缓地流动，岸边偶有破旧の木船歪斜地靠着，安静恬然。我正陶醉，却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阵女子的说笑声，还有洗衣服的咝咝水声。寻声望去，一座石桥下，七八个女子正在河边洗衣，水边用铁架支起一个顶篷，下面石桌石凳鸟腿光润，显然常常有人在此休息。清晨的阳光透过岸边榕树的叶子，在谈笑洗涤的女子脸上轻投，在水面上轻灵地跳跃……

好一派江南水乡景致！小桥流水人家，洗衣声说笑声担槽声，声声起伏……如此韵味，活脱脱一座祥和宁静的水乡小城！

我疑自己在梦乡，小桥流水，亭台横舟，这应是江南水乡的一景呀，怎会在此遇见？

朱文贤笑说，村里几百年来都是如此景象。据了解，这条小河便是金鸡水渠的源头，小河横穿整座村庄，人们沿河而居。朱文贤说，村里现有四座桥，眼前的这座桥在村子的正中间，桥头那两棵大榕树有几百年的历史。原来，这座桥是木桥，新中国成立后才改建成石桥。平日村里的女子喜欢在桥下洗衣服，谈些家长里短，小孩子喜欢在河边戏水；老人家则喜欢坐在石椅上聊聊天、打打牌，甚至什么都不做，只是看着桥上来来往往的人与车，听着从桥下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……

而遗憾的是，这安静的水乡曲调里却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，河里飘浮着大片大片的绿色水葫芦堆积于桥下，偶有小船经过，要七绕八绕才能通行。村里人说，那是因为九十九溪在治理，河出口